

(清·光緒八年)

京山縣志

全六冊
第六冊

京山縣志卷之二十三

藝文補

承天府重建儀門碑記

郝敬 邑人

國家張官置吏，環千里而為郡。郡置大夫，坐鎮專城，則必豐其堂階門廡，以示尊崇，所以豫遠不敬也。故儀門之設，從來久遠。乃郡一也，而郡號興都，視他郡為觴尊，蓋世宗肅皇帝邸，實湯沐豐芑之遺，制比南北兩都。會由安陸陟而為郡，錫名承天，迄今七十餘祀，郡之有儀門，此其創始云。頃歲在旃蒙協洽，余月之哉生魄，祝融煽虐，我郡儀門告災，延逮東楹，三曹舍毀於火。一時吏民震恐，咸詣府請曰：「吾儕小人，皆有廬舍以蔽燥濕，關鍵以戒不虞，而赫然二千石，專制一方，乃門廡廢毀，不稱體貌，無乃非廟堂重守意乎？竊願加一力於郡。」當事者始具疏上部院兩臺，計所以更新。咸報曰可。時郡大夫常公自比部來鎮撫郢郡，惻然深恤民勞，不欲順子來意，一切庀材度土，工程鳩傭，悉捐廩贏，贖鍰、庾粟，即

瓦礫聖黜，不徵於閭閻，詳委經歷曹禮董厥事。於是郢匠^(一〇)運斤，陶人埴冶，圻者操鎚，髹徒^(一一)丹雘，群工聽櫜^(一二)響集。不四月，蓋構告成功於獻始之歲。維時郡丞孫君等樂觀厥成，思所以闡揚郡大夫休美，徵記於不佞垣吏郝子載其事。不佞垣吏郝子乃颺言曰：夫門有儀乎，無亦禮儀之所出也？門有成有毀，而禮義無毀。門成而不毀，厥功顯；禮義成而不毀，厥功微。總之，蘄於闢，不蘄於壅，令上下同遵斯塗耳。郡丞知郡大夫成功之速也，亦知功所由成乎？善成大功者，始乎難，其究必易。方我郡大夫之釋文律而典郡守也，昕夕鰓鰓^(一三)，視民若蹈湯火，拊循而燠咻^(一四)之。布政之初，怵其心以為民，其治郡抑何勞哉！蓋郢為獻皇遺弓^(一五)重地，冠冕輻輳祗謁，供億繁鉅，則將迎之難；衛士翊護陵廟，庚癸^(一六)悉仰給郡藏，一愆期，動脫巾呼往見告至圍府戶，而束濕^(一七)又為民病，則催科之難；鈎盤七屬^(一八)，舊時吏良窳^(一九)半，窳者偁規緯繡^(二〇)，每千縷而焚之，以蝕細泯膏脂，曾不敢自直於邑庭，其望郡門若隔九天，則彰撤之難；豪右閭左^(二一)，武斷出入，燔人廬舍，

谿其田，上不可問，民愈病，而厲者復妝誣欺罔不以實，則要束之難；胥儉^{三三}巧為射利撓金，大都抗弊舞文^{三四}，廣納苞苴，為輸配資，綜之，則魚噉^{三五}，弛之，則舟吞，觸法又善修容而脫於網，椎剽彌滋甚，則刈芟之難。

夫郢萃諸難若此，將修何政而底諸易？惟我郡大夫，毅然不畏厥難，而以一易治之。第調停均節，解繞理繩^{三六}，與民休息，舉宿蠹巨猾為郢難者，悉抵如法，俄而化瑟更新，霆震雨潤，惟所衝決，是昔稱難者，今稱易矣。惟茲儀門曹廡，瞥然舊貫，議更則營繕告勞，是用中輟。乃天啓厥會，而熒惑適助之，所以開維新也；其成功駿速，則皇神克相，而揆本溯源，實郡大夫所自為功也。蓋昔為郢難，而類於門之蠹、科之冗者，郡大夫悉撤壅闕，不諉所難而平易近民，民益親上，故儀門之役，卒享厥易，而無為大夫難也。昔鄭國火，請蒸玉以厭火，僑大夫^{三七}曰：「天道遠，人道邇。」第修邇者，而遠者自彌，火竟不為鄭災。至於列國之火，或高大其制以厭勝之，遂為嚆矢。我郡大夫常公，貞僚肅度，廣視兼聽，飛仁揚義，浸灌翔洽^{三八}，弊孔奸窟，剔刷淨

盡，肺石戴盆^{三〇}，幽隱旁燭，其於人道之邇者，靡不修舉，蓋一日而郢政改觀焉，庸詎儀門之飭也乎？功成之日，吏修職課，民安典業，欣欣然踵其門，交口頌曰：「郡大夫披心撤腑，纖無翳障，德威駿惠，悉此焉出，有如此門。」郡大夫坐堂皇而推置，時進吏民造膝而諭之曰：「洞開此門，有如我心。」不佞垣吏郝子從旁而贊之曰：「君子所履，小人所視。前事之師，後事之鑒。悉此門焉攸賴！美哉矣焉！郡大夫之飭儀門，垂令軌也，不世之巍伐也。其所遺謨遠矣！後之吏郡者，遊大夫之門，心大夫之心，勤大夫之政，又何至不如大夫之所諭，不寧惟是！即日郡大夫上計簿報治郢政成，天子設异等旌卓犖，將留公置耳目，賴以闢門排闥，撤煬竈^{三二}遠廉之壅，令上下流通，絕無湮鬱，亦如此門。不佞垣吏且加額而慰藉焉。」郡丞君以郝子卮言告郡大夫，郡大夫曰：「龐哉，是記也，不朽矣！郝君命我乎？」遂令劖劂氏^{三〇}勒石樹門。

萬歷二十五年秋九月吉旦，賜進士出身禮科給事中京山郝敬頓首拜

撰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豐芑 借指國家奠基之地。《詩·大雅·文王有聲》：「豐水有芑，武王豈不仕，詒厥孫謀，以燕翼子，武王烝哉。」孔穎達疏：「豐水是無情之物，猶以潤澤生菜為己事，況武王豈不以功業為事乎。言實以功業為事，思得澤及後人，故遺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，以安敬事之子孫。」

〔二〕祀 商代稱年為祀。《書·伊訓》：「惟元祀，十有二月，乙丑，伊尹祠于先王。」注：「祀，年也，夏曰歲，商曰祀，周曰年，唐虞曰載。」

〔三〕旃蒙協洽 乙未年的別稱。《爾雅·釋天》：「（太歲）在乙曰旃蒙……在未曰協洽。」古代以干支紀年，旃蒙為十干中乙的別稱，協洽為十二地支中未的別稱，故稱乙未年為旃蒙協洽之歲。

〔四〕余月之哉生魄 余月，陰歷四月的別稱。《爾雅·釋天》：「四月為余。」哉生魄，指陰歷每月十六日。此日月始缺，即始生月魄。月魄，月黑無光的部分。一說為每月初三。魄，亦作霸，月光。謂月亮開始發光。

〔五〕祝融煽虐 原作「祝融煽雪」，疑為誤刻。祝融，神名。帝嚳時的火官，後尊為火神，命曰祝融。亦以為火或火災的代稱。煽虐，猶肆虐。

〔六〕二千石 漢代對郡守的通稱。漢郡守俸祿為二千石，即月俸百二十斛，因有此稱。

〔七〕比部 古官署名。三國魏始設。明代為刑部所屬四司之一。因亦作為對刑部及其司官的習稱。

〔八〕子來 謂民心歸附，如子女趨事父母，不召自來。《詩·大雅·靈臺》：「經始勿亟，庶民子來。」

〔九〕廩廩、贖鍰、庾粟 指倉庫的盈餘、贖罪的罰金和露積的粟子。

〔一〇〕郢匠 楚國郢都的巧匠。《莊子·徐無鬼》：「郢人堊漫其鼻端，若蠅翼，使匠石斫之。」

匠石運斤成風，聽而斫之，盡堊而鼻不傷，郢人立不失容。『運斤，揮動斧頭。』

〔一一〕髹徒 漆工。

〔一二〕櫟 同「析」，木柳。

〔一三〕昕夕 總總 昕夕，朝暮。謂終日。總總，亦作「認認」，畏懼貌。

〔一四〕煨炙 優恤，撫慰。

〔一五〕遺弓 帝王死亡的委婉語。傳說黃帝鑄鼎於荆山下。鼎成，有龍下迎，黃帝乘之升天，群臣后宮從上者七十餘人。餘小臣不得上龍身，乃持龍髯，而龍髯拔落，并墜黃帝之弓。百姓遂抱其弓與龍髯而號哭。見《史記·封禪書》。

〔一六〕庚癸 軍糧的隱語。典出《左傳·哀公十三年》：「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……對曰：『梁則無矣，粗則有之。若登首山以呼，曰「庚癸乎」，則諾。』」杜預注：「軍中不得出糧，故為私隱。庚，西方，主穀；癸，北方，主水。」後稱向人告貸為「庚癸之呼」，又稱同意告貸為「庚癸諾」。

〔一七〕束濕 捆扎濕物。形容舊時官吏對下屬的嚴酷急切。

〔一八〕鈎盤七屬 鈎盤，即鈎盤，革制有飾物的腰帶，亦稱鈎絡帶。七屬，七種美屬的人，指貴、貞、長、師、宗、主、賢。《大戴禮記·文王官人》：「九用有徵，乃任七屬：一曰國則任貴；二曰鄉則任貞；三曰官則任長；四曰學則任師；五曰族則任宗；六曰家則任主；七曰先則任賢。」

〔一九〕窳 腐敗。明李應升《答瞿芝遠》：「今之吏治，病在窳。」

〔二〇〕倂規緯繡 倂規，違背正常的法則。緯繡，乖戾。

〔二一〕閭左 秦代居里門左側的平民。後世借指戍兵。

〔二二〕胥僮 官府中唯利是圖的小吏。

〔二三〕抗弊舞文 營私舞弊，玩弄法律條文。

〔二四〕噉 魚口翁張吞吐貌。《淮南子·立術訓》：「夫水濁則魚噉。」

〔二五〕解燒理繩 除亂理正。

〔二六〕僑大夫 即公孫僑，春秋時鄭國大夫，名僑，字子產。魯昭公十八年，宋、衛、陳、鄭皆告火災，鄭人請用瑾瑜玉瓚以禳火，子產曰：「天道遠，人道邇，非所及也，何以知之？」遂不與，亦不復火。事見《左傳》。

〔二七〕浸灌翔洽 浸灌，熏陶。翔洽，上下融洽。

〔二八〕肺石戴盆 肺石，古時設於朝廷門外的赤石。民有不平，得擊石鳴冤。形如肺，故名。

戴盆，猶覆盆。喻冤屈難伸。清鈕琇《觚賸·惠士陳言》：「戴盆之冤莫雪，甘就死而投淵。」
〔二九〕湯竈 《戰國策·趙策三》：「衛靈公近雍疸、彌子瑕。二人者，專君之勢以蔽左右。復
涂偵謂君曰：『昔日臣夢見君。』君曰：『子何夢？』曰：『夢見竈君。』君忿然作色曰：『吾聞夢見
人君者，夢見日。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，有說則可，無說則死。』對曰：『日，并燭天下者也，
一物不能蔽也。若竈則不然，前之人湯，則後之人無從見也。今臣疑人之有燭於君者也，是以
夢見竈君。』君曰：『善。』謂在竈前向火，則蔽其光。後因以「湯竈」喻佞幸專權，蒙蔽國君。
〔三〇〕剗刷氏 指刻板印書的經營人。

春秋後言

郝敬 邑人

《春秋》終於魯哀公，何也？曰：《春秋》為五霸修也，魯至哀公之季，而五霸終矣。春秋十二公〔一〕，歷年二百四十有二，天行之數終。窮於十二君，取十二一周矣，年取二百四十，再周矣，所以法天也。其終於十四年春，何也？曰：是時齊陳恒〔二〕弑其君，夫子年已七十有一，沐浴請討，三家〔三〕不可，而公不能令，慮陳恒之事將及魯，而傷周公之後〔四〕不復振也，故慷慨絕筆終焉。其終於《獲麟》，何也？曰：《春秋》感獲麟而始修也。昔商紂之末，麟趾兆而文王興；今周衰而麟至，文王沒矣，文不在茲乎！王者不作二百餘年，天下茫繁紛拏，訖無寧日。所見不祥之人與不祥之事，自生民以來未有者，二百

年間備矣。子弑父，臣弑君，弟謀兄，妻逆夫，夷猾夏^{〔三〕}，滅人之家國，毀人之宗社，殺人之父兄，僂^{〔四〕}人之子女，人情之凶毒極矣！天子降而事諸侯，諸侯降而事大夫，大夫降而事家臣，支豐於本，尾大於腰，四分五裂，世道之顛極矣！而又損廉耻，壞大防^{〔五〕}，裂衣裳而為羽毛，易人類而為禽獸，倡優^{〔六〕}下賤所羞為之事，學士縉紳甘心冒昧而不耻。與人善，則易室而泥^{〔七〕}；與人不善，則殺之而分其室。君淫臣之妻於其家，卿大夫要寮友之妻於路。縱夫人宣淫於境外，率將士班處於公宮^{〔八〕}。甚者如衛子頑之妻其母，宋襄姬之通其孫，齊諸兒之淫女弟，楚熊居之奪子婦^{〔九〕}。名教掃地，秉彝^{〔一〇〕}雕喪，三五流風^{〔一一〕}，餘澤蕩然，無復纖絲之維繫矣！嗟乎！天道沍寒而陽和起，長夜汗漫而朝旦曦，豈其鵠鷗日叫於灌莽，狐狸長噪於通關，而無嘉祥之來復乎？或曰：七國之禍，不尤慘於春秋耶？曰：七國之禍，是春秋之餘孽也。有五霸，則自有七王，濫觴^{〔一二〕}於春秋，而後滔天於戰國。故惡莫慘於人心，而害莫為於邪說。邪說之害，甚於洪水；人心之惡，毒於猛獸。自《春秋》作，而漢

唐以後，仲尼之教行，「六經」炳為同風，迄於今，家誦戶說，田夫紅女、廝養下隸，莫不知仁義之為美，而不敢輕以其身為蠻髦狗彘^{〔二五〕}，學士大夫，彈冠振衣立於天日清朗之下，貴以身居聖賢，敦詩書，說禮樂，無復有輕檢押^{〔二六〕}、壞廉耻如春秋世者，則誰之功哉？人情貴耳賤目，耳聞三五，則藐為不可及，目覲清時，則薄為叔季^{〔二七〕}。顧自漢唐以來，士林之清議，與英君哲后之崇獎，人懷矯節^{〔二八〕}，揚芬來許，雖三五何加焉？當其世治化行，無遜詩書所稱，比其亂也，名義相扶，猶不至如春秋之腐敗也。嗟乎，是誰之功哉！三五帝王，不能使其後無《春秋》，仲尼能使萬世之下不敢復為《春秋》；三五帝王，不能以其道行於死後，仲尼能使其道明於萬世。故曰「生民以來，未有夫子」。《春秋》成而禎祥至，禎祥出而《春秋》終。大人者，與天地合其德，非人之所能為也。後世乃有續《獲麟》而再作者，愚以為《春秋》不可再作矣。蓋《春秋》非殘闕之書也。寓其志，則不必備其事；裁其意，則不必會其全。志苟明矣，義苟備矣，十二公足矣。今欲補少於定、哀之後，亦宜增多

於隱、桓之前，畫蛇續貂^{〔九〕}，為贅而已矣。《春秋》之義，不言而信，無毀譽而直。今人為一說家持一端，可否同義尚未通曉，則徒然剿襲聖人之辭，學步效顰^{〔一〇〕}，為訛而已矣。仲尼謂「文勝則史」^{〔一一〕}，故《春秋》之辭，尚體要，立《經》不立《傳》。舊史自在，使人參考而是非可知。今自為綱，自為目，吾說我志，心口相證，為私而已矣。聖人持世，不過五百，而周以前，有文、武、周公在，則文、武、周公為主，東周以後，謂「丘竊取之」云爾。澤過五世，遠不相及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，亦已多矣。今欲盡取秦漢以來千餘年是非，包舉獨任，挾山超海^{〔一二〕}，為誕而已矣。《春秋》明王不作，留意斯文，良非得已。

漢、唐、宋之興也，真主輩出，豐功茂烈，無遜湯武，今一切謂之「明王」，比於五霸、十二國之閏數，玉石俱焚，為溷而已矣。《春秋》起隱公，下迄《獲麟》，十二公世未甚遠，而仲尼猶慮見聞失實，斷自隱始，而且闕其疑。今祇憑簡策，闖然直決千餘年以前之事，自謂得情，捉風捕影，為誣而已矣。《春秋》雖寓是非，而寬厚微婉，直而不拘，正而有體。後世妄起凡例，褒貶黜

陟，恣口舌，行胸臆，不顧君父之醜，曖昧之疑，深文巧詆^{三三}，譙讓叱訶，無
異怒罵，為悖而已矣！「六經」，名教之規矩也。規矩一，而方圓不可勝用，非
盡方圓之器為規矩也。今欲盡舉千百世亂臣賊子、奸雄隱慝，都為一部。若
使《春秋》本殘緒當續，孟軻雄辯，願學孔子，即宜輟七篇^{三四}而為此。漢、唐
以來，非乏鴻儒，寥然中斷者千五百年，扼腕結舌，待考亭氏出而後了，此
伯牙弦絕，子期再生，為巧而已矣！夫抱聖人之道者，不遇聖人之窮；遭聖
人之窮者，不求聖人之志；有聖人之志者，無聖人之才；有聖人之才者，無
聖人碩德重望，卓然為萬世師，不敢作《春秋》。故楊雄^{三五}《太玄》擬《易》，
《法言》擬《論語》，王通^{三六}續「六經」。朱仲晦續《春秋》之數子者，日月出而
燭火^{三七}燃，為僭而已矣！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春秋十二公 春秋，時代名。因魯國編年史《春秋》得名。《春秋》編年，從魯隱公元年（公
元前七二二年）迄魯哀公十四年（公元前四八一年），歷桓公、莊公、閔公、僖公、文公、宣公、成
公、襄公、昭公、定公共十二公，二百四十二年。

〔二〕陳恒 春秋齊人，與闕止俱事齊簡公。闕止有寵，欲盡逐陳氏，恒遂殺闕止，并弑簡公。

而立平公。

〔三〕三家 春秋後期掌握魯國政權的三家貴族，即孟孫氏、叔孫氏、季孫氏。

〔四〕周公之後 周武王定天下後，封周公（姬旦）之子伯禽於魯，故稱魯君為周公之後。

〔五〕夷猶夏 蠻夷擾亂華夏。

〔六〕僂 通「繫」。拘系。

〔七〕大防 謂重要的、原則性的界限。歐陽修《辨左氏》：「夫禮之為物也，聖人之所以飾人之情，而閑其邪僻之具也。其文為制度，皆因民以為節，而為之大防而已。」

〔八〕倡優 以歌舞雜技為業的人。

〔九〕易室而泥 易室，互換妻妾。泥，沾污。亦指風俗敗壞。《左傳·襄公二十八年》：「齊慶封好田而嗜酒，與慶舍政，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嫫氏，易內而飲酒。」

〔一〇〕率將士班處於公宮 《左傳·定公四年》：「吳入郢，以班處宮。」杜預注：「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。」

〔一一〕楚熊居之奪子婦 熊居原作「熊比」。按楚子比為共王三子、平王弃疾兄，在位十餘日為弃疾詐殺。楚平王弃疾即位，改名熊居。為太子建娶於秦，秦女美，遂自取之。事見《左傳·昭公十九年》，今據改。

〔一二〕秉彝 遵循常理。

〔一三〕三五流風 三五，指三皇五帝。流風，猶遺風。

〔一四〕濫觴 指江河發源處水很小，僅可浮起酒杯。後以比喻事物的起源、發端。

〔一五〕蠻髦狗彘 蠻髦，古代指未開化的野蠻人。《詩·小雅·角弓》：「如蠻如髦。」狗彘，犬與猪。常比喻行為卑劣的人。

〔一六〕檢押 亦作「檢押」。猶規矩，法度。

〔一七〕叔季 猶叔世。舊指國家衰亂將亡的年代。

〔一八〕姍節 美好的節操。

〔一九〕續貂 美好的節操。《狗尾續貂》的略語，泛指以壞續好，前後不相稱。

〔二〇〕學步效顰 成語「邯鄲學步」與「東施效顰」的省語。比喻盲目模仿別人，其效果適得其反。

〔二一〕文勝則史 文勝，謂尚文過了頭。史，虛飾，浮誇。《論語·雍也》：「質勝文則野，文勝質則史。」何晏集解引包咸曰：「史者，文多而質少。」

〔二三〕挾山超海 夾着泰山跨越北海。喻不可能做到的事。語本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：「挾泰山以超北海，曰：『我不能。』是誠不能也。」

〔二三〕深文巧詆 羅織罪名，蓄意毀謗。

〔二四〕七篇 指儒家經典之一的《孟子》。戰國時孟子及其弟子萬章等著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

著錄十一篇，現存七篇。

〔二五〕楊雄 即揚雄。西漢文學家、哲學家、語言學家，字子雲，成都人。為人口吃，以文章

名世。早年所作《長楊賦》、《甘泉賦》等，多仿司馬相如。後轉而研究哲學，仿《論語》作《法言》，仿《易經》作《太玄》。於語言學，曾著《方言》。

〔二六〕王通 隋哲學家，字仲淹。曾上太平策，不見用，退居河汾間授徒，房玄齡、李靖、魏徵等多出門下。仿《春秋》作《元經》，又為《中說》以擬《論語》，不為儒家稱道。

〔二七〕燭火 炬火。《莊子·逍遙津》：「日月出矣，而燭火不息，其於光也，不亦難乎！」疏：「燭火猶炬火也。」

《孟子》班爵祿解

郝敬

按古者封建，故國多而君衆。國多則敵，君衆則爭，爭則小者誦，大者併。是以唐虞萬國，不得不變為周之千八百國，周不得不變為春秋之十二，春秋不得不變為七，七不得不併為秦，秦不得不變為郡縣，勢也。世運所趨，極則窮，窮則通，聖人不能違也。儒者謂封建不復，則治終不古。夫三代以封建興，春秋七國不以封建亡乎？秦以郡縣亡，漢唐不以郡縣興乎？謂

封建當復，漢唐復之而七國反^{〔一〕}，謂封建不當廢，漢唐廢之而天下治。謂封建為公，周之子孫世祿世爵，而士如孔孟，不得占尺土，豈盡公平？謂郡縣為私，懸天下伯、牧、守、令以待天下士，士明一經者，皆得占一郡一邑，豈得為私乎？大抵為政在人，有先王，則郡縣亦治，無先王，則封建亦亂。必曰不井田不封建不可為治，亦非識時勢達治體之論。談井田封建，莫如孟子，法先王，莫如孟子，而孟子言井田曰「此其大略也」，言封建曰「其詳不可得聞也」，其意可知。故曰，為政不因先王之道，可謂知乎？知譬則巧也，惟知者能因。不知而因，非禮之禮也，大人弗為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春秋七國 指戰國時的齊、楚、燕、趙、韓、魏、秦等七國。
〔二〕七國反 指漢景帝時吳、楚、趙、膠西、濟南、菑川、膠東等七個諸侯國的叛亂。史稱「七國之亂」。

易佛銓

郝敬 邑人

《易》之為書，窮極天地古今，道德精微之奧，蔑以加矣。朱元晦局為卜

筮，邵堯夫規為占候，陳希夷^二以下諸人摹為養生，凡老氏之徒，煉神馭氣，如《參同》、《悟真》^三等書，莫不引八卦為火候^四，托先天為玄牝^五，而大道淪為方伎矣。高明之士，過而不問，乃至崇尚虛無，逃儒歸佛，其說較卜筮養生，差為近理，而要其所謂近理者，抑亦《易》道之糟粕耳。士大夫與其學佛，何如學《易》？斷緣息想，定慧止觀，何如學「艮」？直下領悟，脫穎忘機，何如學「蒙」？事理不二，即妄成真，何如「无妄」^五？六根^六圓通，妙靜無染，何如「咸」？自他普利，平等無爭，何如「同人」？忍辱行持，大慈無畏，何如「謙」？諸行無常，四大本空^七，何如「渙」？蠢動咸靈，自性天真，何如「中孚」^八？智慧破無，明煩惱，成菩提，何如「復」？法身無量，遍虛空界，何如「乾」？六度^九萬行，隨順無礙，何如「坤」？因緣和合，生滅去來，普同法界，不動周圍，何如「一陰一陽之謂道」？不思善，不思惡，以為本來面目，何如「洗心退藏於密」？法本無法，亦無無法，心本無心，亦無無心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，何如「默而成之，不言而信」？無常迅速，生死事大，體取無生，了

本無速，何如「原始返終」？通乎晝夜之道，而知《華嚴》，以無盡境界為一禪門，無盡衆生無明形相而為佛事，承事無盡諸佛，遍知無盡諸法而不壞心，何如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」？《楞嚴》七處^{二〇}，徵心十八界^{二二}，十一圓通，種種破滅，攝妄歸真，何如「艮其背，不獲其身」？金剛不住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無所住而生其心，何如「不耕穫，不菑畲，則利有攸往」？一切有為幻夢泡影，作如是觀，何如「見乃謂之象」？諸佛世界，無量億恒河沙數，西方淨土，天堂地獄，六道輪迴^{二三}，荒唐悠渺，窮奇極怪，總之不離象。而吾聖人之言象，惟一畫，天地鬼神之奧。畢二氏^{二四}所謂妙宗密義，由《易》觀之，皆談士所謂牙後慧。惟吾聖人雅言淡簡，而佛氏蠻語結鞣^{二五}，千百言不了一意，然皆吾中國學士竊聖人義理文字，為之緣飾，故其真贗雜沓，雅俗混淆。有志性命者，何如反而求諸《易》？或曰：聖人言性命，佛老亦言性命，有以异乎？曰：性命豈有二？佛老言性命，如五霸假三王，竊聖道而偏用之者也。佛欲空性命，出世以為大覺；老欲修性命，同天地而長久。夫欲出